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九十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九十九回　守官箴惡奴同破例　閱邸報老舅自擔驚

下一回▶

話說鳳姐見賈母和薛姨媽爲黛玉傷心，便說：「有個笑話兒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。」未從開口，先自笑道。因說道：「老太太和姑媽打諒是那裡的笑話兒？就是偺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！」賈母道：「怎麼了？」鳳姐拿手比着道：「一個這麼坐着，一個這麼站着。一個這麼扭過去，一個這麼轉過來。一個又……」說到這裡，賈母已經大笑起来，說道：「你好生說罷，倒不是他們兩口兒，你倒把人慪的受不得了。」薛姨媽也笑道：「你往下直說罷，不用比了。」鳳姐纔說道：「剛纔我到寶兄弟屋裡，我看見好幾個人笑。我只到是誰，巴着窻戶眼兒一瞧，原来寶妹妹坐在炕沿上，寶兄弟站在地下。寶兄弟拉着寶妹妹的袖子，口口聲聲只叫：『寶姐姐！你爲什麼不會說話了？你這麼說一句話，我的病包　　全好。』寶妹妹却扭着頭，只　　躲。寶兄弟　　作了一個揖，上前又拉寶妹妹的衣服。寶妹妹急得一扯，寶兄弟自然病後是脚軟的，索性一撲，撲在寶妹妹身上了。寶妹妹急得紅了臉，說道：『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。』」說到這裡，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。鳳姐又道：「寶兄弟便立起身来，笑道：『　　了趺了這一交，好容易纔跌出你的話来了。』」薛姨媽笑道：「這是寶丫頭古怪。這有什麼的？既作了兩口兒，說說笑笑的怕什麼？他没見他璉二哥和你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是怎麼說呢？我饒說笑話給姑媽解悶兒，姑媽反到拿我打起卦来了。」賈母也笑道：「要這麼着纔好。夫妻固然要和氣，也得有個分寸兒。我愛寶丫頭就在這尊重上頭。只是我愁着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，這麼說起来，比頭裡竟明白多了。你再說說，還有什麼笑話兒没有？」鳳姐

道：「明兒寶玉圓了房，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，那時候不更是笑話兒了麼？」賈母笑道：「猴兒，我在這裡同着姨太太想你林妹妹，你來慪個笑兒還罷了，怎麼臊起皮来了！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，你不用太高興了，你林妹妹恨你，將来不要獨自一個到園裡去，隄防他拉着你不依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他倒不怨我，他臨死咬牙切齒，倒恨着寶玉呢。」賈母薛姨媽聽着還道是頑話兒，也不理會，便道：「你別胡拉扯了。你去叫外頭挑個狠好的日子給你寶兄弟圓了房兒罷。」鳳姐去了，擇了吉日，重新擺酒，唱戲，請親友，這不在話下。

說寶玉雖然病好復元，寶釵有時高興，翻書觀看，談論起來，寶玉所有眼前常見的，尚可記憶，若論靈機，大不似從前活變了，連他自己也不解。寶釵明知是「通靈」失去，所以如此。倒是襲人時常說他：「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機都忘了？那是閣本和藤本作：些舊毛病忘了纔好，爲什麼你的脾氣還覺照舊，在道理上更糊　了呢？」寶玉聽了，並不生氣，反是嘻嘻的笑。有時寶玉順性胡鬧，多　寶釵勸說，諸事畧覺　斂些。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，惟知悉心伏侍。別的丫頭素仰寶釵貞靜和平，各人心服，無不安靜。

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，時常要到園裡去逛。賈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，二則恐他睹景傷情，雖黛玉之柩已　放城外菴中，然而瀟湘舘依然人亡屋在，不免勾起舊病來，所以也不使他去。况且親戚姊妹們，爲閣本和藤本作：薛寶琴已囘到薛姨媽那邊去了。史湘雲因史侯囘京，也接了家去了，又有了出嫁的日子，所以不大常來，只有寶玉娶親那一日，與吃喜酒這天，來過兩次，也只在賈母那邊住下，爲着寶玉已經娶親過閣本和藤本作：過親的人，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，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，就是有時過来，也只和寶釵說話，見了寶玉，不過問好而已。那邢岫烟　是因迎春出嫁之後，便隨着邢夫人過去。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，卽同着李嬸娘過來，亦不過到太太們與姐妹們處請安問好，卽囘到李紈那裡畧住一兩天就去了，所以園内的祗有李紈、探春、惜春了。賈母還要將李紈等挪進來，爲着元　薨後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，也無暇及此。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，園裡尚可住得，等到秋天再挪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，　行夜宿，一日，到了本省，見過上司，卽到任拜印受事，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　庫。賈政向來作京官，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。就是外任，原是學差，也無關干閣本和藤本作：于吏治上，所以外省州縣，折政糧米，勒索卿閣本和藤本作：鄉愚，這些　端，雖也　見別人講究，却未嘗身親其事，只有一心做好官。便與幕賓商議，出示嚴禁，並諭以一經查出，必定詳叅揭報。初到之時，果然胥吏畏懼，便百計鑽營。偏遇賈政這般古執。那些家人，跟了這位老爺，在都中一無

出息，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，便在京指着在外發財的名頭向人借貸做衣裳，裝體面，心裡想着到了任，銀錢是容易的了。不想這位老爺獃性發作，認眞要查辦起來，州縣餽送，一概不受。門房、簽押等人，心裡盤算道：「我們再挨半個月，衣服也要當完了，債又逼起來，那可怎麼樣好呢？眼見得白花花的銀子，只是不能到手。」那些長隨也道：「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什麼本錢来的。我們纔　　。花了若干的銀子，打了個門子，来了一個多月，連半個錢也沒見過！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。明兒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。」次日，果然聚齊，都來告假。賈政不知就裡，便說：「要來也是你們，要去也是你們。既嫌這裡不好，就都請便。」

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，只剩下些家人，又商議道：「他們可去的去了，我們去不了的，到底想個法兒纔好。」內中有一個　　門的叫李十兒，便說：「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，着什麼忙！我見這『長』字號兒的在這裡，不犯給他出頭。如今都餓跑了，瞧瞧你十太爺的本領，少不得本主兒依我。只是要你們齊心，打夥兒弄幾個錢，佃家受用。若不隨我，我也不　　了，橫豎拚得過你們。」衆人都說：「好十爺！你　　主兒信得過。若你不管，我們實在是死症了。」李十兒道：「不要我出了頭，得了銀錢，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，窩兒裡反起來，大家沒意思。」衆人道：「你萬安，沒有的事。就沒有多少，也强似我們腰裡掏錢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粮房書辦走來我周二爺。李十兒坐在椅子上，蹺着一隻腿，挺着腰，說道：「找他做什麼？」書辦便垂手陪着笑，說道：「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，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，知道不好說話，到了這時候，都沒有開　　。若是過了漕，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？」李十兒道：「你別混說，老爺是有根蒂的，說到那裡是要辦到那裡。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，因我說了緩幾天，纔歇的。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？」書辦道：「原爲打聽催文的事，沒有別的。」李十兒道：「越發胡說！方纔我說催文，你就信嘴胡謅。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賬，我叫本官打了你，退你。」書辦道：「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，外頭也有些體面，家裡　　過得，就規規矩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彀，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。」說著，回了一聲：「二太爺，我走了。」李十兒便站起，堆著笑說：「這麼不禁頑，幾句話就臉急了。」書辦道：「不是我臉急，若再說什麼，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。」李十兒過來拉著書辦的手，說：「你貴姓啊？」書辦道：「不敢，我姓詹，單名是個會字。從小兒也在京裡渾了幾年。」李十兒道：「詹先生，我是久聞你的名的。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。有什麼話，晚上到這裡，偺們說一說。」書辦也說：「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，把我一詐，就嚇毛了。」大家笑著走開。那晚便與書辦咕唧了半夜。

第二天，拿話去探賈政，被賈政痛罵了一頓。隔一天拜客，裡頭吩咐伺候，外頭答應了。停了一會子，打點已經三下了，大堂上没有人接鼓，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。賈政踱出煖閣，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。賈政也不查問，在墀下上了轎，等轎夫，又等了好一回，來齊了，抬出衙門，那個炮只響得一聲。吹鼓亭的鼓手，只有一個打鼓，一個吹號筒。賈政便也生氣，說：「往常還好，怎麽今兒不齊集至此？」抬頭看那執事，　　是攙前落後。勉强拜客回來，便傳誤班的要打。有的說因没有帽子誤的。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。又有的說是三天没吃飯抬不動。賈政生氣，打了一兩個，也就罷了。

隔一天，管厨房的上來要錢，賈政帶來銀兩付了。已後便覺樣樣不如意，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好些，無奈，便喚李十兒問道：「我跟來這些人，怎樣都變了？你也管管。現在帶來銀兩，早使没有了。藩庫俸銀尚早，該打發京裡取去。」李十兒禀道：「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？不知道怎麽樣，這些人都是没精打彩的，叫奴才也没法兒。老爺說家裡取銀子，取多少？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几天有生日，别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，我們到底送多少呢？」賈政道：「爲什麽不早說？」李十兒說：「老爺最聖明的。我們新來乍到，又不與别位老爺狠來往，誰肯送信？巴不得老爺不去，便好想老爺的美缺。」賈政道：「胡說！我這官是皇上放的，不與節度做生日，便叫我不做不成！」李十兒笑着回道：「老爺說的也不錯。京裡離這裡狠遠，凡百的事，都是節度奏聞。他說好便好，說不好便吃不住。到得明白，已經遲了。就是老太太、太太們，那個不愿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！」

賈政聽了這話，也自然心裡明白，道：「我正要問你，爲什麽都說起來？」李十兒囬說：「奴才本不敢說，老爺既問到這裡，若不說，是奴才没良心。若說了，少不得老爺又生氣。」賈政道：「只要說得在理。」李十兒說道：「那些書吏衙役，都是花了錢買着糧道的衙門，不想發財？俱要養家活口。自從老爺到了任，並没見爲國家出力，倒先有了口碑載道。」賈政道：「民間有什麽話？」李十道：「百姓說：『凡有新到任的老爺，告示出得愈利害，愈是想錢的法兒。州縣害怕了，好多多的送銀子。』收糧的時候，衙門裡便說，新道爺的法令。明是不敢要錢，這一難留閣本和藤本作：留難扣蹬，那些鄉民心裡愿意花幾個錢，早早了事。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，反說不諳民情。便是本家大人，是老爺最相好的，他不多几年，已巴到極頂的分兒，也只爲識另笔改字。原作：職時達務，能彀上和下睦罷了。」賈政聽到這話，道：「胡說！我就不識另笔改字。原作：職時務嗎？若是上和下睦，叫我與他們『猫鼠同眠』嗎？」李十兒囬說道：「奴才爲着這點忠心兒掩不住，纔這麽說。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，到了功不成、名不就的時候，

老爺又說奴才没良心，有什麽話，不告訴老爺了。」

賈政道：「依你怎麽做纔好？」李十兒道：「也没有别的，趁着老爺的精神年紀，裡頭的照應，老太太的硬朗，爲顧著自己就是了。不然，到不了一年，老爺家裡的錢也都貼補完了，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，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，自然弄了錢藏着受用。倘遇著一兩件爲難的事，誰肯帮著老爺？那時辦也辦不清，悔也悔不及。」賈政道：「據你一說，是叫我做貪官嗎？送了命還不要　　，必定將祖父的功勲抹了纔是？」李十兒佪禀道：「老爺極聖明的人，没看見舊年犯事的几位老爺嗎？這几位都與老爺相好，老爺常說是個做清官的，如今名在那裡？現有几位親戚，老爺向来說他們不好的，如今陞的陞，遷的遷。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。老爺要知道：民也要顧，官也要顧。若是依著老爺，不準州縣得一個大錢，外頭這些差使誰辦？只要老爺外面還是這樣清名聲原好。裡頭的委屈，只要奴才辦去，關碍不着老爺的。奴才跟主兒一塲，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。」賈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，說得心無主見，道：「我是要保性命的，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！」說著，便踱了進去。

李十兒便自己做起威福，鈎連内外一氣的哄著賈政辦事，反覺得事事周到，件件隨心，所以賈政不但不疑，反多相信。便有几處揭報，上司見賈政古朴忠　　，也不查察。惟是幕友們耳目最長，見得如此，得便用言規諫，無奈賈政不信，也有辭去的，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内維持的。於是，漕務事　　，尚無隤越。

一日，賈政無事，在書房中看書，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，外面官封，上開著「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，飛遞江西糧道衙門」。賈政拆封看時，只見上寫道：

　　金陵契好，桑梓情深。昨歲供職來都，竊喜常依座右。仰　　雅愛，許結「朱陳」，至今佩德勿諼。祇因調任海疆，未敢造次奉求，衷懷歉仄，自歎無緣。今幸棨戟遥臨，快慰平生之願。正申燕賀，先　　翰教，邉帳光生，武夫額手。雖隔重洋，尚叨樾蔭。想　　不　　卑寒，希望蔦蘿之附。小兒已承青盼，淑媛素仰芳儀。如　　踐諾，卽遣氷人。途路雖遥，一水可通。不敢云百輛之迎，敬脩仙舟以俟。茲修寸幅，恭賀陞祺，并求金　　。臨潁不勝待命之至。

　　世弟周瓊頓首

賈政看了，心想：「兒女姻　　，果然有一定的。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，又是同鄉的人，

素来相好，又見那孩子長得好，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。因未說定，也没有與他們說起。後來他調了海疆，大家也不說了。不料我今陞任至此，他寫書来問。我看起門戶，　　也相當，與探春到也相配。但是我並未帶家眷，只可寫字與他商議。」正在躊躇，只見門上傳進一角文書，是議取到省會議事件，賈政只得收拾上省，候節度　　委。

一日，在公館閑坐，見棹上堆著一堆字紙，賈政一一看去，見刑部一本：「爲報明事，會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……」賈政便吃驚道：「了不得！已經提本了。」隨用心看下去，是薛蟠毆傷張三身死，串嘱屍証捏供誤殺一案。賈政一拍棹道：「完了！」只得又看底下，是：

據京營節度使咨稱：「緣薛蟠籍隸金陵，行過太平縣，在李家店歇宿，與店内當槽之張三素不相認。於某年月日，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飲，令當槽張三取酒。因酒不甘，薛蟠令換好酒。張三因稱酒已沽定，難換。薛蟠因伊撅强，將酒照臉潑去，不期去勢甚猛，恰值張三低頭拾箸，一時失手，將酒碗擲在張三顙門，皮破血出，逾時殞命。李店主趋救不及，隨向張三之母告知。伊母張王氏往看，見已身死，隨喊稟地保，赴縣呈報。前署縣詣驗，忤作將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，漏報填格，詳府審轉。看得薛蟠實係潑酒失手，擲碗誤傷張三身死，將薛蟠照過失殺人，准閏殺罪收贖」等因前来。臣等細閱各犯証屍親前後供詞不符，且查鬬殺律註云：「相争爲閏，相打爲毆。必實無争鬬情形，邂逅身死，方可以過失殺定擬。」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，妥擬具題。今據該節度疏稱：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，醉後拉着張三右手，先毆腰眼一拳，張三被毆回罵，薛蟠將碗擲出，致傷顙門深重，骨碎腦破，立時殞命。是張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碗砸傷深重致死，自應以薛蟠擬抵，將薛蟠依閏殺律擬絞監候，吳良擬以杖徒。承審不實之府州縣，應請……

以下註着「此稿未完」。賈政因薛姨媽之托，曾托過知縣。若請旨革審起來，牽連着自己，好不放心。卽將下一本開看，偏又不是，只好翻來覆去，將報看完，終没有接這一本的，心中狐疑不定，更加害怕起来。正在納悶，只見李十兒進來：「請老爺到官廳伺候去，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鼓了。」賈政只是　　怔，没有　　見。李十兒又請一遍。賈政道：「這便怎麽處？」李十兒道：「老爺有什麽心事？」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。李十兒道：「老爺放心。若是部裡這麽辦了，還　　便宜薛大爺呢！奴才在京的時候，　　見薛大爺在店裡叫了好些媳婦，都喝醉了生事，直把個當槽兒的活活打　　的。奴才　　見不但是托了知縣，還求璉二爺去花了好些錢，各衙門打通了，纔提的，不知道怎麽部裡没有弄明白。如今就是鬧破了，也是官官相護的，不過認個承審不實，革職處分罷，那裡

肯認得銀子聽情呢？老爺不用想，等奴才再打　　罷，不要誤了上司的事。」賈政道：「你們那裡知道？只可惜那知縣　　了一個情，把這個官都丟了，還不知道有罪没有呢！」李十兒道：「如今想他也無益，外頭伺候着好半天了，請老爺就去罷。」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，且　　下回分解。